



即使在家防疫 還是要追隨教主

→ **雲端跪著愛**

遇見神一樣的存在

專訪：神棍樂團

「叮！」只見手機捎來了通知，提醒

著即將到來的活動。抱著期待的心情，來到了

Legacy。入口旁，聚集了購買周邊商品的人潮；入場後，舞臺前早已擠滿了歌迷，等待偶像們的出場。然而此時，大家其實是坐在電腦前，緊盯著螢幕、操控著 8 bit 角色，原訂於 6 月 27 日在臺北 Legacy 舉辦的「教你跪著愛」演唱會，因受疫情影響，不得不取消，但心繫粉絲的神棍樂團，還是在這一天，於 Gather Town 舉辦了「雲端跪著愛」線上見面會。樂團以 acoustic 形式，表演了經典歌曲〈九號公路〉、張雨生的〈愛過了頭〉與新歌〈教你跪著愛〉，臺下的歌迷們也不斷刷著愛心、跟著音樂舞動，即使是在網路世界，也能感受到那股滿溢的熱情。隨後，經紀人 Spring 帶領我們走進後臺，一路上，也不停有粉絲跟隨在後頭，就如同以往的實體表演一般，迫不及待地想與教主們見上一面。

而這天，在網路世界，我們也遇見了神一樣的樂團——神棍樂團。

第六章 音樂傳媒

JimJay CHE CHE Jason Pan 歐比王 老吳 智彥

雲端跪著愛

神 神 神 雲端跪著愛 神 神 神

► 吉他手 納傑

「高中吧，就像很多男生想耍帥，就學吉他，然後參加學校熱音社就開始玩樂團，其實也沒想那麼多。」

畢業後開始教課，甚至連當兵時期也沒中斷，「當兵也是有休假，放假出來就繼續教課，所以就一路教到現在。」後因在網路上看到歐比王在徵吉他手，便應徵並為目前陣容最早加入的團員。身為桃園客家人的納傑，曾以〈Beauty Oriental〉獲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客語組首獎與現場表演獎（神棍樂團）。

► 貝斯手 阿哲

「沒有特別說一定要走向哪一方，我覺得，兩方其實在我的人生中，是都可以並行的。」

原本其實主要是彈木吉他 fingerstyle 的阿哲，後來玩團發現學吉他的人太多，於是便默默選擇了 bass。現在除了樂團，他其實還有著上班族身分，「玩音樂」則成了他生活中的調和劑，「其實是有點在平衡我上班的一些情緒，大概退伍後開始工作，和樂團的工作，其實是一起在進行的。」

► 鼓手 小潘

「我跟俊傑念的是同一所大學，所以我其實一進大學看到他表演，就覺得『哇！這社團真的是多采多姿啊！』我就加入了社團，一路跟隨學長。」

即使開著玩笑，小潘仍維持著正經的語調，如此反差感讓大家忍不住笑了出來。國小即進入朱宗慶打擊樂學習的他，從小即開始學鼓、木琴等打擊樂器，一直到大學加入熱音社玩團。後來正好有學長開樂器行，便開始教課，也是在四處教課的過程中認識了歐比王，並於 2015 年加入神棍樂團。

► 主唱 歐比王

「創作是一個挑戰，也是興趣，當然也是多少會有一些懷疑或甘苦，但覺得還是要完成一些自己人生的目標，所以一直堅持在這條路上。」

桃園客家人，曾以〈流浪〉、〈闊〉獲得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客語組首獎與貳獎。為神棍樂團的創始人，小時候學鋼琴約 5 年，真正對音樂產生興趣，是從聆聽流行音樂開始，張雨生、The Beatles 等，則成了他的音樂養分。一直到大學後開始玩樂團，如：e04 與構陷樂團，並於 2006 年成立神棍樂團，嘗試將客家音樂與西洋搖滾結合，當年獲海洋音樂祭評審團大賞。

► 鏈鼓手 老吳

「其實，開始的經歷大家都是差不多的。」

於 2012 年加入神棍樂團的老吳，當初是在樂器行認識神棍樂團。因時常聽著他們練團，漸漸也對他們的音樂萌生興趣。過去曾應徵鼓手，但當時並未選上，不過，他沒有放棄。直到有天看到歐比王在徵「會打點」的樂手，便再度把握機會，現在，他成為了神棍樂團的鏈鼓手。

► 噴吶手 智彥

「為什麼哥哥有，我沒有？」

小時候看著哥哥學鋼琴，智彥也向媽媽吵著說想學，結果發現自己並沒有興趣，「我都躲在鋼琴下面，就不彈，但哥哥就一路彈得很好。」後來媽媽又讓哥哥去學了中國笛，同樣的「為什麼哥哥有，我沒有？」只是這次，情況有了不同，「學著學著，我發現，我吹得比哥哥還屌，後來變成他不想學了。」他笑著說。此後，便從國小一路學習至今，目前就讀臺灣藝術大學國樂系研究所，並於 2015 年成為神棍樂團的一員。

Chat

Yi to everyone 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 2:56 PM

卡羅 to everyone 來了來了 2:56 PM

俐吟 to everyone 喇叭直接開到最大 2:56 PM

小玲 to nearby 阿----- 2:56 PM

俐吟 to everyone 跑了跑了 3:00 PM

Fang Hsu to everyone 頭上要怎麼有愛心~~~ 3:00 PM

chdeer to everyone 大家能說不OK嗎 哈哈哈哈 3:01 PM

To Everyone

Message...

雙下巴)))HUE教主萬歲Mindy

pwl

yo.xin Olga Rjin chdeer yu

Mr.Heng libayo Anonymous



用神的視角觀看 創作一首首神曲

2020 年入圍金曲獎的專輯《神一樣的存在》，除了原本的客家音樂、北管、西洋搖滾樂，也注入了電音、蒙古、西藏等音樂風格，連專輯名稱都自帶氣場，每個元素，無不攫獲著人們的目光，而這種「哇！這就是神一樣的存在！」的反應，正是神棍樂團對自己的期許。透過客家委員會的「築夢計畫」，歐比王至中國待了近 2 個月的時間，這段期間，他聽了許多當地的獨立與傳統音樂，其中，杭蓋樂隊令他印象深刻，他也開始思考，或許能做些不同的嘗試，便融入馬頭琴，更自學「呼麥」唱腔，營造一股壯闊氛圍。聆聽音樂時，宛若看見音符正在那曠野奔騰，我們也瞬間置身一片蒼茫，「那時候就有個想法，其實可以做得更世界化一點，所以有越來越多民族風的元素在我們這張專輯裡面，比如有點印度風格的編曲，或是蒙古的音樂、西藏的風格等，所以這張就做得很遼闊、很大器。」

而在今天的「雲端跪著愛」線上見面會，也宣布了好消息——預計將於 2022 年推出全新專輯，主題將是過去較少探討的「愛情」，「因為之前的幾張作品都是比較大或嚴肅的題材，其實也是覺得這樣做下去，壓力一直都滿大的。經過《神一樣的存在》，覺得好像可以告一段落了，我們也因為慢慢接觸到一些年輕的歌迷，覺得可以做一些跟大家比較能溝通的音樂，最直覺的就是『愛情』。」歐比王笑著說：「愛情，其實跟神棍也是滿有關係的。」但可別以為他們會因此落入我愛你你愛我、苦戀、失戀等的俗套，對他們來說，愛情可以是叛逆、批判，也可以是濃烈、厭世，「其實就是用神棍的角度去看，很多事情都會變得不一樣。」竣傑如此說道。

「神棍， 就是敢說出真話 的一群人」

神？神棍？

I was the Walrus/But now I'm John
—John Lennon (Go)

當人們眼中的「神」褪去外衣，真實面貌是否仍舊是神？還是表裡不一的神棍？當所有人口中都是謊言，此時說出實話的真神，是否反而成了人們口中的神棍？「我們可能因為信仰或相信某件事、某個人，就認為他會來拯救我們，那我們就去膜拜他、把他當作神，什麼都交給他、什麼都相信。」歐比王說道：「但也有可能『神』就只是他的外衣而已，他其實是一個『神棍』，可能他的面具或外衣底下，做的是一些不堪入目或不可告人的事。希望大家不要被一些信仰迷惑，還是要看清楚未來的道路。」竣傑則說：「神棍，就是敢說出真話的一群人。」

從「桀驁地說『我是一隻海象』」的構陷樂團，至創造乩童搖滾的神棍樂團；從「僥倖關係／這僕个命一輩子流浪」的〈流浪〉、「就讓我推翻虛偽／用這首搖滾樂」的〈撒野〉至「教主出來你就等著掉下巴／你媽叫你看著螢幕跪下」的〈神一樣的存在〉，甚至是新歌〈教你跪著愛〉，神棍樂團從未停止突破傳統，甚至是自我的框架，將音樂昇華至不同境界。而身為樂團創始人的歐比王，又是如何看待這些年來的轉變呢？他卻是笑著說：「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是學習做人，玩樂團，其實就是跟工作、社交都是結合在一起的，它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……以前年輕時比較不善於溝通，可能就會跟老闆或團員吵架、鬧翻，那時候就覺得很 rock；現在的話，就會覺得大家和睦相處比較重要。」

「我們，就是神一樣的存在！」

神還要更神 不斷推翻前一天的自己

此起彼落的尖叫聲，揭示著演出者的到來，每個人的眼神中，閃爍著濃烈的熾熱，隨著臺上一首又一首歌曲的轟炸，臺下也開始甩頭、衝撞、怒吼宣洩、大聲地跟著唱，無論是臺上或臺下，此時此刻，彼此的頻率合而為一，凝聚在當下的時空片刻。然而參加音樂祭，在今年卻成了個奢侈的夢想。為了適應疫情時代，神棍樂團也研究著如何將表演帶往雲端，「我們演出真的是比較適合在比較大的舞臺、做比較誇張的演出，靜態的對我們比較不利，但是在這個狀態下，好像也沒得選擇，那也許我們可以把一些音樂改得比較清淡、acoustic一點。我們所有團員都身處各地，那要如何把聲音同步合在一起，就是我們最近在研究的。」



神棍樂團 ZenKwun



成立於 2006 年，成員為主唱歐比王（陳秉燁）、吉他手俊傑、貝斯手阿哲、鼓手小潘、嗰吶手智彥、鑼鼓手老吳，其中，歐比王與俊傑為桃園客家人。曲風融合西洋搖滾、客家、蒙古等音樂元素，時常受邀至各大活動表演，如：客家感恩派對收冬之境、覺醒音樂祭等。曾獲 YAMAHA 熱門音樂大賽冠軍；入圍金曲獎最佳樂團、金音獎最佳新人與最佳樂團等。

以客語創作，為許多人認識神棍樂團的第一首歌曲，只要前奏一下，臺下的尖叫聲便如浪潮一般襲來。前奏旋律取自〈二泉映月〉的一小段樂句，並從原本的二胡改以嗰吶呈現，賦予截然不同的氛圍。創作靈感源自於歐比王於台九線環島的經歷。

九號公路



神棍樂團的居家防疫歌單

三+



〈神一樣的存在〉

帶有電音風，較具批判性的作品，歐比王說道：「希望大家在這個混沌的世界，可以看清楚自己的道路，看清楚誰是好人、誰是壞人。」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1 | 神一樣的存在 EXISTING LIKE GOD | 05:09 |
| 2 | 九號公路 HIGHWAY NO. 9 | 05:32 |
| 3 | 普渡眾生咒 SALVATION TO ALL BEINGS | 05:38 |
| 4 | 后里下的雪 | 03:42 |
| 5 | 教你跪著愛 | 03:59 |

"And there used to be a way to stick it to the Man.
It was called rock and roll."

——《搖滾教室 School of Rock》

The Man，可以是指人生、社會、世界主流、升學主義、刻板印象等，神棍樂團的出現無疑推翻了許多人對客家音樂的想像，除了東方、客家傳統音樂與西方搖滾等音樂元素的衝撞，跟隨被搖滾包裹的音符，潛入字裡行間，挖掘蟄伏其中的隱喻，更能藉此觸發出不同層次的思想衝擊，進而引發人們對於社會抑或是現狀的反思，「想要衝撞的不僅限於客家，我覺得就是整個世界，整個社會、整個群體價值觀。」歐比王提到創作主要還是以個人出發，並以自身感受提出質疑，「我就純粹是以很個人的角度，比如說哪些事情對我來說是邪魔歪道的，就寫歌批判這件事。」

這時，小潘默默地分享了自己對於「衝撞」的想法，「其實我覺得最有效率跟效果最好的，就是推翻前一天的自己。」在疫情期間，人們的生活突然多了很多空白，或許，能趁這個機會，推翻自我，一天一天衝撞出最好的自己。隨後他也透露了真心話，「就沒收入咩，我總是要想一下我有可能可以做到的事。」他笑著說：「每一天去嘗試這種事情與挑戰，我覺得還滿有趣的，就是原來自己對很多事情還是很一知半解，所以如果去了解的話，對我自己是一個很充實的經驗。」



神棍樂團時常於演出時，發送限量平安符給現場觀眾。
2019年山海屯搖滾祭，正是他們第1次發送平安符的日子。

「我們六人就如同奧克蘭運動家隊，只是抱著一個音樂夢的平凡人。我們放棄有更好生涯選擇的機會，在沒有顯赫的背景與人脈的情況下，大家各司其職像一家人；我們不是搜集各隊第四棒或強投組成的明星隊，而是一路從農場磨練等待時機的 rookies。」於金曲獎頒獎典禮後，歐比王在粉專上寫下這段文字，以電影《魔球》比喻神棍樂團的每一位成員，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位子，努力做到最好。當你心中認為神棍樂團就是某個樣子的時候，下一秒，他們又澈底顛覆你的想像，正如同智彥所說：「一直鞭策我們自己要跟上現在的趨勢。」不斷推翻昨日的自己，才能持續超越框架。

採訪結束後，才發現虛擬休息室外，歌迷們早已將走道擠得水洩不通，不管是實體或是線上表演，他們始終追隨著教主們的腳步。而成立至今已過 10 餘年的神棍樂團，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？「一句話嗎？」歐比王沒有猶豫地說：「我們，就是神一樣的存在！」